

三更瞳

瞳孔收缩着眼帘，淬炼出一把刀。它锋利精准，
顺着你身体的轮廓，清晰刻画骨血。

往生阙

甘世佳

「去娑婆世界往弥陀如来之极乐净土，谓之往，
化生于彼土莲华中，谓之生。」
象牙雕塔内外，欲界众生种种，皆无往生。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往生 阙

甘世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生阙/甘世佳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108-0073-3

I. 往… II. 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616 号

往生阙

作 者 甘世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073-3
定 价 24.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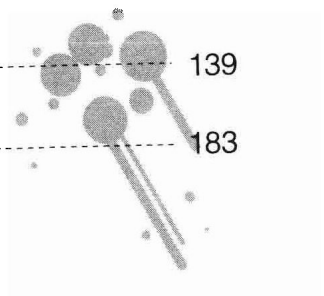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楔子·紫微	01
★ ● ·天枢	03
★ ● ·天璇	27
★ ● ·天玑	47
★ ● ·天权	71
★ ● ·玉衡	93
★ ● ·开阳	117
★ ● ·摇光	139
尾声·北辰	183



楔子·紫微

1

他看见她手里的烟熄灭了。狭小的房间里再也没有亮光。他相信,那是一种透明的黑暗。仿佛可以穿越层层夜幕看见另一边她微凉的手脚。他能看见她冰冻的睫毛还在微微颤抖,沾着细碎晶莹的雪花。她低垂的长发遮住微微上扬的嘴角,宛如水中的阿芙洛狄特。他就这样在黑暗中凝视着她,在幻觉中肆意勾勒着她的模样。他不愿意去拉开窗帘,露出哪怕一条缝的光亮,来破坏这样诗意的想象。他陶醉着,直到听见窗外细微的声响。

他拉开窗帘。街道上暗淡的灯光夹杂着些许月色,在窗台上投下一排排的倒影。北斗星已经看不见了,那是黎明的征兆。他看见一只蜉蝣,用近似透明的身体,轻轻拍打着玻璃。终于,那个小东西停止了动作,在玻璃上优雅地停驻着。随后它微微地抖动了几下尾巴,掉下窗台,无声无息。它死了。

天色开始微微地变化着,那漆黑的夜空开始变得透明。他没有开灯,悄悄地走下楼去。木质楼梯发出瑟缩的声响,那种近似于断裂却又坚韧的声音。他看着手中厚厚的信封,瞥了一眼上面熟悉的地址,满意地笑了。他轻轻把信投进那个深绿色的邮筒。

往
生
阙



壹 天枢



无数次，乱世曾经希望某一天又回到了学校。在初夏时分，道路的两旁盛开着花朵，草坪上坐着恋爱的男女，破旧的自行车不停地从身边掠过，男生们穿着花花绿绿的球衣，上面往往是印刷拙劣的10号。墙上的广告被一层层地覆盖，那些旧广告的尸体成了墙的一部分。他不停地在路上走过，四教，三教，二教，一教……然后又是四教。他就在一条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的环形路上不停地走着，道路的两旁雕刻着没有原点的时空，有时清晰，有时模糊。

乱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的确确走在了F大熟悉的路上，而周围的景色却有些许不同。暴雨过后，那些粉身碎骨的花朵大片地倾倒在道路两侧。死亡的景色是多么美，乱世呢喃着昨天在书上读到的话语。

一群小学生戴着整齐的小黄帽，两个两个地排着队从另一边的三教旁转过来。很安静，没有人说话。他们全神贯注地试图记录下这个他们未曾来过的奇怪地方的所有细节。在F大这样的全国名校，这种小学生参观校园的景象司空见惯。

带队的女老师很年轻，她用着小学老师惯常的高昂声调对小学生们说：“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三教学楼，请大家保持安静，大哥哥大姐姐们正在里面认真地上课。F大这样的学校，学生们上课是非常认真的，大家不要打扰到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学习。”

那些小学生们都仰起纯真的脸，他们的神色如同麦加的清真寺下虔诚的朝圣者。乱世快步地走过长长的黄帽子队伍，想起自己念小学的时候，学校也曾经组织过到这里参观，当时心底充满

了神圣感与万分的倾慕。F大就像心底深处的一个结,纠缠在很多幼小的心灵中,那种渴望的感觉终年不散。

乱世想起记忆里零星的话语。成绩这么差,根本不可能进这么好的大学……F大的学生都是每天在用功读书,你这种调皮的家伙别想了……这些都是谁跟他说的,他想不起来了。如今的乱世只是百感交集地看着身边这群和他当年一样纯真而又虔诚的孩子。

在那些孩子经过的三教窗口里,巨大的阶梯教室里三三两两地坐着很少几个学生,其中的大多数趴在桌子上睡着,还有一个在看武侠小说,剩下的两个在聊天。教授坐在讲台上,完成任务般对着空旷的教室念着什么,黑板上满是无趣的数字。一个赤膊的男生叼着烟穿过孩子们排着的长队,对着手机里不停地骂着脏话。两个女生从三教里面走出来,她们身上的衣服少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大声而热烈地讨论着一个价格四千元的名牌包与一套价格三千五百元的名牌化妆品应该先买哪一个。一阵风吹来,墙上那些花花绿绿的考研出国外语培训纷纷掉落,几个小学生在老师的授意下跑了过去,捡起了几张“诚征异性合租”之类的广告,认真地放入了废纸篓里。

乱世轻轻地推门而入,他的出现并没有让经济学院教务处里永远在闲谈自己儿子的两个中年女教务员停止他们的畅谈。她们热切地讨论着如何让自己的儿子在明年的高考中加分进入F大。



其中一个说道，F大其实也没什么好，差生我们看得多了，都不知道怎么考进来的。

至少不容易学坏。另一个解释说。

她们终于注意到站在门口的乱世。教务员们都认识他，招呼他坐下。如果乱世在这个学校里跟别人一样，只读了四年书，教务员绝对不会对他如此熟悉，然而他即将办理在这里念第七年本科的手续。

老样子，办延长。乱世无奈地对教务员们微笑。

大作家，你就一年一年地读下去吧，永远不要毕业算了，也陪我们呀。教务员们也已经拿他没有办法。在他读第五年的时候，她们也曾经像对其他念大五的学生一样谆谆教诲。可这是第七年了，乱世更像是他们的老朋友，彼此间维系着一种微妙而不可割舍的联系，就像泥土和腐烂的根，它们相互纠结，却依赖着对方。

办理延长修业的手续对乱世来说驾轻就熟，他隐隐地感到这是一种对腐坏的麻木，一种已然清澈的堕落，那些枝头的新生和他毫无关系。看着新生来了，又毕业离开了，而自己俨然是身在天空上的守护者。每年一次的办理手续，是乱世和这所学校唯一的联系。而更多的时候，他和这所学校的关系，仅仅只是年复一年交着新鲜的在读的酒肉朋友。

他能看见这个庞然大物底下，那些微小的蛀虫。那是一个不同的，光怪陆离的世界。终有一天，那座庞然大物会因为这些微小的蠕动的生命，轰然倾倒。

教务主任走了进来。这个瘦高的中年男人，浑身散发着烟草的气息，见到他就笑了。我们的作家，你还赖着没退学啊？

乱世只能朝他笑笑。他知道在平日里，自己是这些干着无趣教务工作的老师们的一个重要谈资。他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着别人说起他的神情——我们院有个学生，可狠了，读到大七了，还有100个学分没过呢。说来还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考进来的时候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啊。你说你说，世界无奇不有吧……

教务主任见到乱世似乎高兴得合不拢嘴。例行公事地继续嘲讽了几句后，拿出一封信。

你在正好，你看看这封信是给谁的？00级的，又只有一个怪名字……00级的，读研的都毕业了，我们现在就找得到你一个啦。

乱世接过信。信封上用打印机打着“F大经济学院00级国际经济专业，乱世收”。他笑了。他跟教务主任解释，这是他的笔名的缩写。教务主任还是不忘跟他开玩笑，还笔名呢，什么时候写本有名点的书呀，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也就能顺水推舟让你毕业算了。

他一边拆着信，一边回想三年前的一幕幕。焦急的教务主任和教务员们，围着他苦口婆心地开导。要努力啊，明年一定要毕业啊！他们当时是如此地为他着急，曾让他心底里泛起轻轻的感动。而如今，他们的笑颜与麻木却同样令他有些难过。

等着吧，机会到了，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我。

乱世：

你好。我不知道你的真名，希望这样的信你能收到。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书。你的文字和周杰伦的歌,是我仅有的热爱。所以我想只有你能理解我们之间的这个小小的游戏。而游戏的第一关,已经开始了。

你们系 03 级有个女生很漂亮。她躺在和平公园的草地上。

你是我相信的唯一有智慧的人。看出来什么意思了吧。

我也是没办法。唉。仁慈的父,我已坠入,看不见罪的国度。

ATTWN

乱世用一种奇怪的表情看完了这封没有邮戳的信,此后他低着头,仿佛思索着什么。十秒钟后他把信交给了教务主任。

许老师,我觉得还是给你看一下比较好。

教务主任只是匆匆地扫了一遍。他摇摇头,笑笑说,现在的学生恶作剧越来越不像话了。明摆着的恶作剧!

他还是低着头。这有些不对劲,但的确很可能是恶作剧。好奇心和好胜心总是占了上风。我倒要搞清楚是谁在捣鬼!老师,我去和平公园看好戏了……

三个老师都无奈地摇摇头。话题很快回到了永恒的高考。

和平公园。距离 F 大只有三站的车程。乱世在车上看着沿街熟悉的景色。太熟悉了,七年了。那些梧桐,那些卖早点的小店,那些学校红色的围墙和那些下棋的老人,仿佛七年时间根本就是一瞬间,一切都没有变化。他想起大一的时候,班级里第一次出去玩,年轻的同学们在草地上烤着羊腿,自己悄悄拉起身边女孩的

手,在树林里轻轻地吻了她。时间就像是凝固的,他还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种味道,伴着草根的幽香。

上午十点的公园里并没有多少游人,远远地便看到两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停在小路边上。那是一个平时很少有人光顾的角落,未经修整的杂草已经长到两尺多高。黄色的警戒线围在草坪外面,四周围着许多看热闹的人。他远远望见一些警察在给尸体照相,一些在询问目击者。他试着问那些围观的人们事情的经过,他们大多是早上在此晨练的老人。

一个老太太说,吓死人了,吓死人了,那小姑娘死得太惨了。另一个老头不以为然说,我们这些人,打仗都见过,这算什么惨的。

老太太显然很不满。打仗死的,有身上被插了七把刀的吗?

盖上她的脸,我的眼发花:她死得好年轻。

乱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某部侦探小说中看见的话。那些零碎的字句,渗透着血腥,拼凑出的恐怖画面。死者的眼睛。他看着死者的脸被别人蒙上,那华美而年轻的脸,血迹粘合着露水。她黑色的长裙被血染成红色,双眼紧闭。某些时刻他出现一种幻觉,这是一场华丽的庆典,灯火辉煌,每个人都盛装出席。主持人低声默念着生者与死者的姓名,一切如此平静。

承露。他像自己幻觉中的司仪,报出死者的名字。承露,F 大国际经济系 03 级。这场沾满了晨露的死亡,让这个姓名如此死得其所。

刑侦队副队长阿来接过他递来的匿名信,渐渐地,他的眉头越来越紧。

乱世。他说。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谋杀。恐怕接着还会发生些



什么。

乱世和阿来是小学的同桌。阿来那时候的成绩很差，乱世的成绩很好，所以老师让他们坐在一起，一帮一结对子。阿来很胖，考试总是得 0 分，所有的老师同学都认为他应该被送去辅读学校而不是普通小学。乱世也这么认为，然而令他无奈的是，他所能做的只是帮助阿来作弊，让他的成绩从 0 分变成 20 分。此后乱世进了重点中学，阿来去了最差的中学，他们之间便不再有联系。他们再度相遇是半年前的事情，一次莫名的小学同学聚会。阿来还是很胖，但他不再是一个被怀疑为弱智的小学生，而是从警校毕业成为了一名刑警，他的言语比其他人竟显得更为成熟世故。谁也不知道这些年在阿来的身上发生了什么。而他们的第二次重逢，在这个温暖潮湿的上午，笼罩着一层死亡的黯淡气氛。

死者承露，女，21 岁，上海人。生前为 F 大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专业 03 级学生。

死者身高 170 公分，体重 51 公斤。死亡时身穿黑色晚礼服，黑色高跟鞋，戴有一对钻石耳环，一条铂金项链，左手中指有钻戒一枚——均保持完好。尸体发现时衣着整齐，面容平静。初步断定死者为刀刺入心脏致死，死亡时间约在凌晨 1 点至 3 点之间。死者身中七刀，其中一刀刺中心脏，其他六刀分别刺入右肩，左肩，上腹部，右下腹部，右大腿和右小腿，深浅不一。无其余伤口，亦无搏斗痕迹。经检验，排除死者遭受强奸的可能性。

乱世掂着阿来给自己看的这份简单的验尸报告，并没有任何吸引人的结论。阿来喃喃自语着，“看来既不是劫财，也不是劫色。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七刀，而且把刀都留下来？这里面，有怎样的意义？”

他摇摇头。“不，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

“是什么？”

“衣着整齐，面容平静。这是为什么？衣着整齐，说明死者完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突然袭击。而一个年轻的大学女生，被人用刀刺入心脏，一般来说都会脸部扭曲，神色痛苦或惊吓，为何会面容平静？”

“可是死者胃中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成分。”

“我并不是说她是被毒死或者麻醉的。我只是不明白……不，我不明白……”他眉头微微蹙起来，眼看就要陷入深深的思考漩涡中。

“别想了，线索不是这么想出来的。我得去走访调查了，你跟我去？”

“我跟你去……不，我不明白……”

“走吧。边走边想，好了吧。”阿来拍拍他的肩膀。

在去F大宿舍的车上，乱世把神秘来信和验尸报告放在一起，还有死者现场的照片，试图找出一些头绪。慢慢的，他罗列了一串问题。

第一，神秘人，或者就是凶手，为什么挑选我来邮寄这封信？目的是什么？我这么个人收到这封信，究竟可以给他带来什么？

第二，信上说游戏的第一关……那就是还有第二关，第三关。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ABC 谋杀案》，一环套一环的凶杀、匿名信，而那一连串杀人和匿名信，真正的目的只是隐藏那唯一一场有目的的凶杀。

第三，ATTWN 这个署名缩写，太匪夷所思，让人完全猜不透意义。但一定有意义。

第四，为什么死的是承露？背后是什么动机？情杀？掩藏真正的凶杀？还是……

第五，和平公园这个地方和凶杀有什么关系？是凶杀发生的地方，还是从别处拖来？

第六，死者为何神情平静？

第七，七刀……七刀……为什么是七刀？

12 乱世把笔记本合上的时候，警车驶入 F 大漂亮的南区宿舍。天空忽然微微发暗，许多蜻蜓在草坪上底飞盘旋。校园里的这些景色，总是很美。

而一场大雨，恐怕就要来了。

南区 8 号楼 502 寝室和这所学校所有的其他寝室并没有什么分别，不良的采光，容易滑倒的瓷砖地面，颜色难看的整合式家具和学校强行摊派的格子床单和被褥。他不由得怀念起了大一时乖乖住在学校宿舍里的时光来。他们那个男生寝室，布局完全和这个寝室一样，只是多了球鞋的臭味，也脏乱了很多。一天二十四个

小时，他们那个寝室永远有人醒着坐在电脑前，也永远有人在睡，同每一个寝室一样。这些慌乱而又无忧愁的岁月，他们真的曾以为会天长地久。

这个寝室里有两个女生，一个中等身材，扎着马尾辫，长得挺漂亮，穿着时尚，画着淡淡的妆，正对着电脑上网。另一个有些矮胖，短头发，戴着副眼镜，穿着最普通的学生装扮，在写字台前看书。阿来亮出证件，关上了门，简短地说明了来意。

虽然阿来在表明承露的死亡时极尽他并不高明的语文水平的全力，马尾辫的女孩仍然吓得大叫了一声，然后双手捂着脸，非常害怕的样子，而矮胖女孩却完全是一副木然的表情。乱世仔细地着她的脸，却找不到任何心情起伏的迹象。

马尾辫女孩稍缓过来的时候，她也注意到了矮胖女孩的异常。她走过去拍拍她：“不要怕……”乱世和阿来都明显地感觉到，马尾辫女孩在害怕，而矮胖女孩，就像一潭死水，没有表情。

“她可能受了太大惊吓，有点愣了。不过……这事情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马尾辫女孩跟他们解释。她再度拍了拍矮胖女孩，那女孩终于有了些许反应，低声喃喃着什么。

看见矮胖女孩不再呆若木鸡，马尾辫的神色也渐渐平静下来。“嗯，我叫吴乃珊，她叫陈婕，都是承露的同班同学，希望能够给你们帮助。不过说实话，承露她平时不太在寝室，所以我们也不算对她太了解。”

“哪一张是她的桌子？”阿来问。

“就是那张，她平时都不太过来，所以我们在她床上随便放了